

杜呈祥編著

衛青霍去病新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杜皇祥編著

衛青霍去病新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02513)

衛青霍去病新傳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杜呈祥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印商務刷印書廠

發行所 商務各印書館

版權所有必究

平

序

這本書，雖然叫做「衛青霍去病傳」，却不妨當作漢武帝時代漢與匈奴舉行大決戰的戰史去讀。因為這本書的敍述範圍，不僅限於衛霍的個人事蹟，而且牽連到漢與匈奴決戰中的國家總動員以及政略，戰略，戰術，幹部諸種問題。漢武帝是討伐匈奴的最高統帥——政略和戰略的決定與執行者，衛霍兩人的立功塞外，都是通過了他的正確的幹部政策和戰略運用而才發生了可能的，因此，漢武帝也很自然地成了這本書的重要敍述評論對象。

提起漢武帝，有些人總不免聯想到從前一般傳統的史論家給予他的「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一類的評語，最近好像有些自命為對中國歷史有新看法的人們，也發出漢武帝是「黷武主義者」或「侵略家」的論調。其實，漢武帝的全部武功，是否含有黷武主義或侵略行為的成份在內，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單就討伐匈奴一事而論，漢武帝雖然採取了攻勢而且終於深入窮追，却絕不好說他是「黷武」，更不能稱之為「侵略」，反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在天才的青年民族領袖（漢武帝即位時，才十六歲，開始討伐匈奴，也只有二十四五歲）領導下的神聖民族自衛戰爭。「討伐」是最有效「防守」，匈奴之為漢患，已有數代，儼然形成對漢帝國的安全和漢族生存的絕大危脅，如果不是經過漢武帝的討伐，也許就會釀成元清之局，這是從漢初的

匈奴入侵的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及其所給予漢朝的災害上面可以明白看得出來的。

衛霍是漢武帝的重要軍事幹部，也是兩漢討伐匈奴建功最大而且多的兩員名將，在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裏面，却好像都顯得不太體面，遠不如李廣寫得慷慨悲壯，值得讀者同情。實際上，衛霍的進身，雖然是靠了外戚關係，至於他們的立功和顯貴，却一非純屬「天幸」，二非完全靠了漢武帝的格外提拔，倒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地是靠了他們的天才的指揮和英勇的戰鬥（有時也許是靠了個人的幸運，因為作戰本來有時是要碰運氣的），這也是從本書中可以明白看得出來的。在衛霍兩人的才能和品德當中，最值得稱述的，是衛青氣度和謀略，霍去病的體魄和超羣絕倫的騎射技術，他們都是不世出的天才軍人，絕非一般外戚中的紈袴子弟可比。尤其霍去病的輝煌成就，震古鑠今，死時年僅二十四歲，更可視為中華民族史上的青年之光。至於李廣，雖然立有戰功，却無法和衛霍相比，他的一生不得封侯和自刎而死，雖然值得同情，其原因，也並不是由於他的「數奇」和受了衛青的陷害，司馬遷在「史記」裏面替他所提出的一些「怨天尤人」的失敗理由，實在都是不足憑信的。

最後，特別向讀者聲明的，是本書全稿曾蒙顧頡剛先生予以校閱，並經提出許多極可珍貴的修正意見，還親手改了幾處錯誤；又蒙柳克述先生在百忙中對全稿的內容與文字技巧予以詳盡指正，使此書更減少了若干重大的錯誤，都是值得鄭重致謝的。

一九四七，三，三，杜呈祥於京

目次

一	匈奴的歷史.....	一
	邊疆史觀——匈奴列傳——名稱和根據地——頭曼單于——冒頓——弑父——滅東胡——破月氏——廣大游牧帝國的建立與統治——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的一致。	
二	漢與匈奴的和戰.....	一〇
	白登之圍——和親政策——冒頓遺書嫚辱呂太后——匈奴大舉入蕭關——漢對匈奴政策的轉變——匈奴侵漢的原因——中行說——漢武帝對匈奴的攻勢戰略——政略與戰略的配合——窮海內之力與匈奴爭——知人善任。	
三	衛青霍去病的家世.....	一九
	漢武帝所狂戀過的三個女人——衛姁——衛子夫立為皇后——衛青的幼年時代——官至封侯——騎士變為家主人——由禍得福——霍去病有比較幸福的童年生活——父子會——一個外戚集團的構成。	
四	衛青開始向匈奴進攻.....	二八
	公元前一四一年——青年皇帝——馬邑之謀——新幹部的搜求——四將軍出	

擊——收復河南地——匈奴加緊侵掠——右賢王突圍而去——封賞命令——尋找匈奴單于的主力——新軍事形勢的造成。

五

霍去病深入河西

最富有戲劇性的歷史人物之一——博望侯——嫖姚校尉——冠軍侯——向「河西走廊」進攻——第一次進攻河西的作戰經過——第四次出擊——渾邪決定投降漢朝——河西受降——金城河西至鹽澤，空無匈奴——河西四郡——五屬國——金日磾。

六

衛青霍去病聯合出擊

天幸是可以經常追隨着一個人的嗎？——聯合出擊的由來——動員情形——衛青直撲單于——漢兵遂至寘顏山和趙信城——匈奴內部的混亂——東戰場的戰鬪情形——霍去病無裨將——利用匈奴人——資糧於敵——戰報——封賞命令——衛衰霍盛——衛霍戰績的總結——漢與匈奴的大決戰。

七

衛青霍去病的裨將與校尉

漢武帝的幹部政策：嚴明賞罰——人才主義——漢武帝討伐匈奴的軍人系統——衛青的裨將與校尉——霍去病的校吏——三種出身——六郡良家子——衛青的兩個助手——霍去病手下的匈奴通——李廣與司馬遷——飛將軍

卓異的游擊將才——戲劇性的戰鬪表演——衛青不令李廣當單于——李廣不候的原因——李陵有忝厥祖。

八

衛青霍去病的騎兵戰術·····
弓矢與兵車的配合——古代的機械化部隊——匈奴的騎兵爲什麼強？——漢朝建設騎兵的經過——騎兵運動戰——騎兵將才的揀選——新的騎兵戰術——蠲除了三項困難，奇襲——奇正互出。

九

衛青霍去病與漢武帝時代的政治·····
王權至上——竇嬰和田蚡——竇老太后的權勢——你的人全派完了嗎——灌夫族誅——衛青霍去病的中心思想——漢武帝防範衛青——不敢擅殺——我一定遵計而行——大將軍實在不易抵擋——衛霍外戚集團的間接影響。

十

偉大的歷史成就——論到將才——皆諸校力戰之功也——李敢擊傷衛青——汲黯不拜——青年之光——茂陵石刻——戰鬪的青年作風——騷人們的謳歌——顧方略何如耳——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

附圖：衛青霍去病出擊路線圖（第六節）

衛青霍去病新傳

一、匈奴的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從遠古起，就在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地區內存在着兩種文化形式與內容不同的社會。在這兩種社會內生活着的人民，雖然更可以各自析爲若干部族，在生活形式內容方面，却只有「農業的」與「游牧的」之分。換言之，就是有些部族的生活是靠了農耕，另外有些部族，是靠了游牧。從地區方面看，構成現在中華民族主幹的漢族，首先由畜牧生產進化到農業生產，他們的發祥地，是在黃河流域的中部，後來，逐漸向其四周的地區發展。另外有一些游牧部族，從有歷史紀載起，就看到是散佈在中國的北部。他們最先也許是經營着半游牧的生活，後來逐漸北移，最後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完全的游牧社會。這種完全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的隔離，起於戰國時代的各國積極備胡，而完成於秦朝的「萬里長城」的建立。自是以後，這兩種社會的對立，始終無法融合，更進而互相激盪，遂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問題和所謂「外患頻仍」的現象，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个中心問題。因此，在現代史學家當中，已經有「邊疆史觀派」產生，更有人試圖用「邊疆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如賴德懋（Owen Lattimore）。

more) 在中國的邊疆一書所論，其見解雖未必全屬平允，却也不純是無稽之談！

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游牧民族當中，匈奴族是首先在塞外建立起一個統一游牧帝國而且有較詳細的歷史紀載留傳至今的。關於匈奴早期歷史的知識，我們是從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八六年？）所作的史記列傳第五十匈奴列傳一文中獲得的。後來的史學家們，繼續有匈奴歷史的撰述，直到匈奴族同化於漢族為止。現在，為了使讀者充分明瞭漢武帝時的國防形勢和他所遭遇到的敵人是如何強大起見，略述匈奴的歷史如左，自然，這種敘述，是迄漢武帝末年為止，同時是根據史記的紀載的。

根據史記、匈奴列傳開頭的紀載，匈奴是大禹的後裔，他們的祖先叫淳維。這是說匈奴族是華夏族或漢族的一支，似乎不十分可信，但有一點是十分可信的，就是在中國上古史上許多為患於華夏族或漢族的北邊野蠻民族，如所謂「山戎」，「獫狁」，「葷粥」（或作獫狁，獯鬻，獯粥），都是匈奴的異名。匈奴族在遠古時期，並與漢族雜居黃河流域，故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周民族更不斷和「葷粥」，「獫狁」，「山戎」發生交涉」最著名的有周宣王時的「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一舉。至於中國古史上的犬戎，昆夷，畎夷等名稱，也是匈奴族的異名，春秋時代以後，散見於我國史籍上的「戎」，「狄」，「胡」等野蠻部族，更都是匈奴族的異名或者是對它的同族的稱謂。戰國時代，是漢族勢力向北邊拓張的時代，經過燕，趙，秦，諸國的努力，這一些散處在華北和內蒙古的胡人，才逐漸

被驅除到蒙古草原，各國更紛紛建造長城，以防止胡人之入侵，後來，又有秦始皇的大將蒙恬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地，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號「萬里長城」。蒙恬所逐的「戎狄」，就是匈奴，萬里長城的防禦對象，也是匈奴。從此，我們可以證明「匈奴」一名，是由「戎」，「狄」「胡」等名稱演化而來，同時，匈奴族是否是大禹的後裔雖未可知，他們的根據地是逐漸由黃河流域被迫北移，最後才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完全的游牧社會，倒是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

當秦始皇在位的時候，匈奴既受中國的壓迫，同時它東邊的東胡和西邊的月氏（另一游牧民族，在今敦煌祁連間）均甚強盛，因此，匈奴只得北向外蒙古方面退縮。但在秦漢之際，中國內亂的時候，又給匈奴一個南侵的機會。恰巧在這時，匈奴產生了一位傑出的軍事領袖冒頓單于。司馬遷在匈奴列傳中所給予冒頓的描寫，是相當動人的，這種描寫的根據，一般史學家認為是當時匈奴人的史詩或英雄故事。冒頓單于的父親，名叫頭曼，姓韓氏，頭曼一定是蒙古文中的「土默特」，即「一萬」或「無數」的意思，常被用作個人或部落的名字。他的稱號是擇犧孤塗單于，是「天之偉子」的意思，和中國皇帝之稱「天子」極相似。「擇犧孤塗」又一定是蒙古文中的「騰格里」——「天」。在司馬遷的紀載中，除了「單于」以外，還有許多名詞是保存着匈奴的語音的，最普通的，是闕氏（皇后）屠耆（賢），對於匈奴語言的研究，是

極有價值的。

冒頓是頭曼的太子，頭曼因為所愛的一位閼氏生了一個少子，便想廢掉冒頓而立少子，派冒頓為質於月氏，更拼命地攻擊月氏，意思是想假月氏人之手以殺冒頓。冒頓曉得了月氏人想殺他的消息之後，便偷了一匹好馬，騎着逃歸本國。他這種勇敢的行為，不但消滅了他父親想殺他的惡念，還引起了對於他的寵愛，便撥了一萬騎兵，令他統率。冒頓有了兵權，便開始作弑父自立的準備，他首先作了一種響箭（鳴鏑），作為指揮部下騎射的號令，並且這樣對他的部下說：

「誰若不跟着我的響箭的目標發射。便要被殺掉！」

他發出這個命令之後，先在出獵的時候，用響箭射獵鳥獸，結果，他的部下有不跟着響箭的目標發射的。便馬上被殺掉了。後來，他用響箭射他自己的善馬，左右有不敢跟着發射的，又被殺掉了。不久，又以響箭射單于的愛妻，左右有害怕不敢發射的，也被殺掉。後來，當他出獵的時候，更以響箭射單于的善馬，左右莫敢不射，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便在一次隨從他的父親頭曼單于出獵的時候，竟以響箭射頭曼，他的左右也一齊向頭曼發射，遂把頭曼射死。冒頓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更殺掉他的後母和少弟以及所有不服從他的人，這樣，才算完成了他的篡奪計劃和統一內部的工作。

但是，冒頓的機智，軍事天才和行動戲劇化的表現，還未達到頂峯，冒頓之所以得成爲成

吉思汗以前第一個沙漠英雄的原因，是在他不但能用戲劇化的姿態統一內部。更能運用他的機智和軍事天才統一塞外，更進一步向中國方面發展。就歷史人物的評價而論，冒頓和漢武帝是東亞史上的雙傑，他們一個代表著游牧文明，一個代表著農業文明，都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帝國。論生存時間，冒頓早於漢武帝三十餘年（冒頓死於公元前一七四年，漢武帝即位於前一四〇年），漢武帝的重要軍事目標，就是冒頓所建設起來的游牧帝國和侵掠武力。就冒頓的才略而論，我們很有理由假定如果漢武帝和冒頓同時並存的話，他的征討匈奴的計劃，也許會不能達到後來所收的效果的。因為單就才略論，我們很難就他們二人之間有所輕重，就武功論，冒頓似亦毫無遜色。他的弑父自立，大概和劉邦稱帝同時（劉邦即皇帝位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他在繼為單于之後，首先用一種戲劇化的行動，擊敗了強鄰東胡。原來在冒頓初立的時候，東胡的國勢較匈奴為強，東胡人對於冒頓的弑父自立，在心理上，一方面認為冒頓其罪可誅，一方面更感覺到冒頓初立，國基未固。其勢可乘，便向冒頓索取在頭曼時代就已經出名的一匹千里馬，這是一種變相的挑戰，冒頓當然明白，却徵詢他的部下對此問題的意見，他的部下們都說：

「千里馬是匈奴的寶馬！不能給他！」

「既然雙方是隣國，為什麼愛惜一匹馬呢？」

冒頓這樣說過之後，便把千里馬送給東胡了。不久，東胡人認為冒頓可欺，又派人向冒頓

討一位閼氏，冒頓又徵詢部下的意見，大家都氣忿忿地說：

「東胡真正豈有此理，我們應該向它進攻！」

「既然雙方是隣國，一個女人算什麼呢？」

他這樣說過之後，又把他自己所愛的一位閼氏送給東胡王了。東胡王更增加了驕傲，開始侵略匈奴的土地，他首先派人向冒頓要求向爲東胡與匈奴之間的緩衝地區的一千餘里的土地，冒頓再來徵詢他的部下的意見，在他的部下當中，有人說：

「這原來不算是我們的土地，可以不給他，也可以給他。」

「土地是國家的根本，那能給人！」

他怒氣沖沖地說過之後，把主張給東胡土地的人一齊殺掉，馬上出兵攻擊東胡，並且命令全國動員，違令者斬！在這種疾風暴雨似地攻擊下，東胡人戰敗了，有許多東胡的民衆和畜產，被冒頓掠歸，這是冒頓對外戰爭的第一次大勝利！

冒頓的第二個進攻目標是月氏。月氏一作月氐，我國古籍所載之禺氏，亦即此族。秦漢之際，月氏之根據地，爲今甘肅西部，扼天山南路之門戶。當時月氏的勢力強大，曾併吞烏孫，侵凌匈奴，終爲冒頓所破，後來，連遭匈奴打擊，被迫而遷到伊犁河流域，張騫第一次西征之目的，即在聯絡此被匈奴人逼走之月氏。

從此，冒頓率領着控弦之士三十萬，橫行塞外。他東滅東胡後，拓地至朝鮮界；西破月氏

後，更把國境伸入西域，後由匈奴設「僮僕都尉」註於焉耆，危須（皆在今焉耆縣境）。尉犁（今尉犁縣）間，往來諸國，賦歛其糧食馬牛羊和旃罽之屬，使塔里木河流域成爲匈奴之外府，他更曾北服渾庚、屈射、丁靈、鬲昆、薪犁諸國（在外蒙古邊境與西伯利亞）；南併樓煩（在今山西、保德、寧武及岢嵐縣等地），白羊河南王（即白羊王居河套者）。他在統一塞外之後，更進一步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奪取之匈奴地。這樣廣大的一個游牧帝國（冒頓所征服的地區多半是游牧區）是從前所沒有的。因爲疆土遼闊，單于無法直接統治，整個匈奴帝國，在漢文帝景帝時代，共分三部：單于直轄中部，和漢朝的代郡（古代國地，郡治在今蔚縣）和雲中郡（治雲中縣，即今綏遠托克托縣）相接，單于之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稱左右諸王將，匈奴謂「賢」曰「屠耆」，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即賢王，居東方，所轄地和漢朝上谷以東的地區相接，一直到穢貉朝鮮，右賢王居西方，和漢朝的上郡（今陝西省北部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之地，治膚施，在今綏德縣東南五十里）以西的邊郡及氐羌（在今青海境）相接，一直到西域。其他，左右谷蠡王等，亦各有封土，輔政諸大臣，皆爲世官，最著名之貴族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家。綜觀匈奴之政治形態，不脫封建色采，如再參看司馬遷所記匈奴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與「日上戊巳」諸點，更可見匈奴政治中的神權色彩，極爲濃厚。

匈奴族的所以能夠統一塞外，稱雄東亞，一方面是靠了冒頓的才略，一方面更是靠了匈奴

族的堅強組織。從匈奴族的社會組織上看，根本就是一種軍事的組織，普通人民之上，設有什麼長，百長，千長之類的官職，平時是社會組織的領袖，戰時就是軍事組織的首領。推而上之，匈奴的官爵大小，是以所率領的騎兵多少為定的。所以匈奴的政治首領也就是軍事首領。在生活習慣方面，匈奴人賤老弱，視女人為財產（父死妻其後母），無冠帶之飾與闕庭之禮，人食畜肉，飲其血，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都是極適合於戰鬪（尤其是游擊戰鬪）的要求的。在軍法方面，更明定「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使人「自爲純利」而戰，所以匈奴人在作戰的時候，俱奮勇爭先。尤其在教育方面，有如同馬遷所說：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

這是說匈奴人的騎射，是從兒童時代就練習起的，這種練習的目的，原來是爲了取得生活上的資料（鳥獸），後來才用到戰鬪上面，這樣便成爲：

「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寬」就是「平時」的意思，「急」就是「戰時」的意思，匈奴人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離不開騎射的技術，正合到所謂「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一致者強」的國防要件，所以匈奴人的騎射技術和在戰鬪方面的攻擊力與運動力都是很強的。這種堅強的攻擊力與運動力的產生，是導源於草原游牧社會的建立，也可說是導源於和中國的農業經濟完全不同的一種經濟制度。西

漢時代的匈奴領袖冒頓，和千載下的蒙古英雄們，都是憑藉了這種經濟制度所產生的堅強武力而橫行東亞的。「騎射」是一種新戰鬪技術，產生於草原之上。利用這種新戰鬪技術，匈奴族便是初次利用這種新戰鬪技術而稱雄一時的游牧民族！站在農業民族的防禦觀點上看，如何才能戰勝這種游牧民族呢？也惟有以騎射對騎射，這便是趙武靈王在戰國時代，提倡胡服騎射和漢武帝一朝以騎兵為進攻匈奴的主力的基本原因。